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三

論三傳　　劉知幾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

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

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

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辯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

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内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

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黄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録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

存（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引說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无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

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費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

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兹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内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巳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葢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巳至於實録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葢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

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録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襄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

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

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牛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七出劉向七録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顔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出劉向說苑或

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曽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宏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

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叙例中由是世稱實録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剌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説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

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三傳得失議　　啖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

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産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説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以原情為説欲

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强通踳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

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詳內以畧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爾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

秋乎故謂二者之説俱不得中

趙氏損益議　趙匡

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説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況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説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

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事悉不書之喪紀卒喪之外雜喪事皆記非禮也朝聘變文者皆譏非禮也杞伯姬來朝其子之類是也蒐狩昏取此二禮常事亦不書皆違禮則譏之據五禮皆依周禮是興常典也明不變周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襃貶所以窮精理也謂變例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深見是非之理有似於此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

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爾故春秋者亦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

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纎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襃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時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見於經者三傳悉無貶責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三傳亦不言其意盟會侵伐豈無襃貶亦莫之論三傳無義略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翳霾千

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

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一切書之以著事實二曰畧常以明禮祭祀婚姻等合禮者皆常事不書三曰省辭以從簡經文貴從省綱類盡然諸前目後凡帥師不言君使之類是也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文比常例變一字者必有褒貶之義五曰即辭以見意謂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褒貶之義公追齊師至酅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之類是也六曰記是以著非書子同生及葬諸侯之類是也七曰示諱以存禮內惡事皆隱避其文以示臣禮八曰詳內以異外內卿卒皆書被

伐皆言某鄙之類是也九曰闕略因舊史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十曰損益以成辭如鄭輸平若言鄭伯使人来輸平即不成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麟故書西狩此益文也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爾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怪其辭意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如弑君有稱國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

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徼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茍爾而易知乎

論三傳經文同異　馬端臨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来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

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眛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誤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

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册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决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

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葢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

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分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遽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葢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

魯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註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依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

可盡信也

論三傳所長所短

呂大圭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

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盖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騕褭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

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

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

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深辯之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

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仇為人臣而稱兵以

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為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説而説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

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於

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巳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

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隂逆與怨氣所

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

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强為之説

春秋紀災異初不説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

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

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

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説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

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樵 後同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録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賈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壘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

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范甯

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盧仝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

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

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皆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冡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

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捆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辯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

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

姓左丘名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

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

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絶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

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酧一拜不中而兩國之為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為寓意乎又

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繇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莊二十二觀之否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閔元屯之比有卦無辭

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之隨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坤之比於秦伯之筮得繇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焉僖二十五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反　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高

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為漢初經師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名俶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録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為主代者為友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録之

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啟曰有所謂穀梁子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説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于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以為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録必出於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

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于世惟公穀獨盛

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于辨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興廢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

公羊大興此盛衰繼於辨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論左氏解

夾漈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註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者

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顔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歷地理當其顔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歷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

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歷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闊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傳四變

吳萊 後同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彩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

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氏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

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啗啖趙氏自是學四變
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
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榖梁
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求立博
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
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讙咋
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
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絶學發明三家之傳

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諗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曽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

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釋例後題 杜服註左氏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

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擇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

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黄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掇剟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葢昔者

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册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

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避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襃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

簒弑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别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他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黄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

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黄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黄子之意也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黄　澤　趙汸師說

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説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爲説春秋有實義有虚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

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録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

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神聖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

秋書法亦為歴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看春秋須立三節　鄭樵

鄭樵曰看春秋須立三節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為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强凌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褰裳之詩此時桓

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為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未東遷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會盟此伯之名所

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威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盡從伯業處處便見王道消亡

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閒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

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子建侯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名分等衰纎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閻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世變 附黄震論

呂大圭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

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絶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絶望矣由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髪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

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

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於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

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霸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

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荊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

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

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黄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桓文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此蓋尚論其世者也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强故其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横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為尊王地也聖

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閒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竊取之

春秋世變圖序春秋之勢　吴萊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合之

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也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

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

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

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
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
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
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
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
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
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

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稗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四

即位謹始例

胡安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於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

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

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

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揺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

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辯嗣君踰年即位　章俊卿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啟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主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羣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冕黼裳稱王受册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諸侯之奠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斯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

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哉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奠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感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

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嗣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

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寫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慶父得以立閔而弑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弑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

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説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為之説也

論改元

歐陽脩

吳棫

歐陽脩曰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

吳萊曰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

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傫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絶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

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
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
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
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
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
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
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
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

殆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

久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正朔總論　　　　鄭　樵後同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歷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歷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纘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

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歷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歷之營室是顓帝之歷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歷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歷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歷

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湯武易之為是耶胡為不能以遠傳以湯武易之為非耶胡為可亦行之一代而遂止

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
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
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
也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
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已以示天
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
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
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

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堯舜禹皆以建寅為正

周易　兊正秋也　臨二陽　至於八月有凶七日來復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堯正月上日舜正月朔旦禹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詩七月　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詩大東）六月北伐（詩六月）十月之交正月繁霜（註以夏四月八月非也二詩出小雅何以獨用周正）

春秋　以夏正記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穫

禮記　月令季冬（十二月）待來歲之宜

周禮　淩人正歲十有二月斬氷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蠶　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司烜氏以為周正則不合時　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山虞　夏頒秋刷凌人　春蒐秋獮大司馬皆夏正　龜人筮人漢武帝大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朔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候則

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黄龍見為得地統正當建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復改建寅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註為周正十一月　十二月亦可為夏正

書　一月子戊午泰誓一月壬辰武成四月哉生明武成為十有三年春建子為春

春秋　春無氷　秋無麥十月隕霜殺菽皆周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日先書春後書王正月秋大熟未穫夏正巡守烝享用夏正傳云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陽生於日故曰日此取七日來復之義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用周正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為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周禮不改四時而夫子作春秋從而改之乎

正月之吉始和（太宰內宰小宰）歲終（十月亥正歲月十二月丑）唐肅宗上元二年十一月以建子月為歲不以數紀月至明年建巳月復稱

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元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書冬十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歸餘者皆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九月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則舉秦建亥為歲首 季冬以待來歲十月亥

來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日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正也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周禮既記子以為正月復杓寅為正歲七月作于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月令作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大意

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書周本建子廵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事以建子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月以為周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典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誤記奏七月五星聚東井以為夏十月則非矣

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為據又疑詩中月數不改

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不若缺之為愈不必强為之説可知胷中亦無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一等以夏月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月周人之詩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亥月也乃周正秦人月令之書純用夏正又云季秋為來歲受朔乃秦正

周正考時月皆周正

趙汸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

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氷二月無氷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觧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葢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説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逺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

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别用夏時

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

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巳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

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

荅顔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葢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葢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葢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

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
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
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
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
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
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
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
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

又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説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黄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緍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

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説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辯而或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

歌謡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僞孔注二十五篇次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廵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葢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

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録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葢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

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顔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説以棄之譬如孔子

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
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
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
然況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
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
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
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

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氷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殺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日月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

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同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
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
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
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
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
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
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

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丙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

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已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為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已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相

證正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愼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閏月通其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為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説於理為近

自僖五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為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為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為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為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為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為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巳卯適當一章宜至朔同日不當在二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而書以見失閏故於僖五年昭二十年互舉其例是以三統歷昭二十年作正月巳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

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三正說 改時改月　史伯璿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為改蔡氏以為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

子月數起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唯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為分曉故備其說于後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

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葢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葢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氷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

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氷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

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

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此辯見書泰誓十有三年春下

按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說之張本陳氏既不於彼處辯之

及至此處辯論又無一言及彼豈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說故遂不敢牽動之耶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氏之缺今存于後

張敷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

南至二月無氷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閒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别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别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歳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攷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

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别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没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録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

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攷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為正却未嘗攺時月肅宗以子月為歲首斗建紀月但行一年耳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

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亳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葢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

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是時纂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霍滅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于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辯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録於此云

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歳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切以爲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説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張氏故及之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證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焉

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俟舜禹即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為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耶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為

至當耳蔡氏引春正為不改月數之證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辯之矣愚奚容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時考之的是子月起數意者平王於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為此說蓋欲為蔡氏別撥此碍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說

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於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為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尚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况今并杞宋之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於今若無證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於此一事耶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不足引以為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起數矣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

按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得為時王

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碍不足以為據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

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煖固不待辯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也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

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辯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顔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

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於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辯而自解釋矣蓋詩為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為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

辯已詳更不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為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時王正在丑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

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為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為天正地正建子為正建丑為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説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歷

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月子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月丑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辯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彖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自子月起數當是今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說于右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録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彖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

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遯故其凶亦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為臨陽退避則為遯陽在上示下則為觀然則退遯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别取義名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為有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繫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載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未得為定論猶為彼善於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辯詰紛然酬答不暇近得月數因草觀之則知鄉也同志所辯詰者盡在此矣暇日裒集諸說於一處仍疏已見于後以就有道而正焉

稗編卷十四